



国防大学 2 062 0457 9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不可言说的言说

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

.....

〔瑞士〕H·奥特著

林克 赵勇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 0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可言说的言说: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瑞士)奥特著;林克,赵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6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0713-4

I. 不… II. ①奥… ②林… ③赵… III. 宗教哲学-研究 N. B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3394 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HISTORY (ED. BY TFSCC)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版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 数 128 千字

印 数 07,001—14,000

定 价 8.20 元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主 编：刘小枫

文库学术委员：陈村富 奥 特
雷永生 李 震
陈维钢 哈巴克
古爱华 布伦德

责 任 编 辑：许医农

总 序

百余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四十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六十年代已成三十二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十九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余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

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I.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II. 现代系列（十六世纪至二十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播译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于北京

中译本前言

人言与上帝之言的关系，在二十世纪新教神学中占有支配性地位：卡尔·巴特和布尔特曼的辩证神学重审人言谈论上帝的悖论处境、意义和可能性，确定了本世纪新教神学的基本论题——圣言神学(Worttheologie)。当代欧洲新教神学的主流形态在或推进这一题旨(艾伯林、富克斯、云格尔)、或修正这一题旨(蒂利希、朋霍费尔、帕伦伯格、莫尔特曼)的两条进路中推进。把握“不可言说的言说”这一问题，乃是理解整个当代新教神学诸基本论题的一个恰切的入口。

本世纪欧洲哲学的主流形态——现象学、分析哲学、释义学从另一条路上抵达同一边界：对神秘的、不可说的，必须保持沉默(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传统的上帝存在的证明问题，转换为如何言说上帝的问题。沉默论的主张针对传统的谈论上帝的言说方式，并非意味着绝口不言神圣之在。问题之关键是：如何言说、以何种言语形态言说。上帝之在的问题不是被取消了，而是上帝之在的神秘性被加强了。此谓“后有神论”(Nachtheismus)的景观：“上帝在或不在”的论辩已丧失效力，论辩题旨转换为：人如何在自己的在中与上帝之在相遇。

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进展，已使离开语言来理解人之在难得门径。现象学的释义学本体论在分析哲学定向的刺激

下，对言语中的人之在性作了富成效的哲学探索。将哲学中对人之在的基本理解与神学中的言说上帝的基本题旨加以融汇，颇具激发性。

新教神学家奥特(Heinrich Ott, 1929—)的神学之路致力于这种融汇。奥特既是卡尔·巴特、布尔特曼的亲炙弟子，亦是海德格尔思路在神学中的推进者。《思与在：海德格尔之路与神学之路》(1959)这部早年著作标明奥特神学的基本定向：在现象学的释义学本体论构架中重述神学论题。奥特神学被神学评论界恰当地界定为“释义学本体论神学”，其中心题旨是：人的位格之在与上帝的位格之在于对话中的相遇。

释义学本体论的神学汲纳现象学释义学不等于把哲学论题搬到神学中去发挥。神学应在基督信仰的领域中从其本己的在去言说上帝和人之在，海德格尔之思对神学仅具激发性意义。奥特主张：神学的话语必须重返祈祷，人言谈论上帝的言语形式只能是象征语态。祈祷是基督信仰的唯一象征语态：祈祷从生存论上被界定为我在与上帝相遇，与上帝同在的言语性发生事件，是人之在的结结巴巴，人在祈祷中既独白属己的在又言说上帝之在。

释义学神学的本体论景观对汉语神学的确立具有决定性意义：它代表民族主义的局限可能因此得以被突破。奥特作为基督神学家在本书中将东方的“空”之生存体验纳入其神学言述之中，即是例证。生存性言述转换为基督信仰性表白如何可能，乃释义神学的基本意向，更是汉语基督神学成形的基本课题，是故，选译此著供学界参思。

刘小枫

1991年12月于巴塞尔大学

中文版序

本书完成于几个阶段，就此而言，它本来应该命名为《上帝问题之路的几个阶段》——借用D·朋霍费尔(D. Bonhoeffer)的一首名诗的标题。它出版于1978年，现已译成朝鲜文，是我迄今为止最新一部著作。1979年，我当选为瑞士议会的议员，随后十年，我从事繁忙的政务，只能写一些篇幅较短的神学文章。当然，我早已着手准备一部关于“为信仰辩护”的规模较大的作品，希望对神学的认识论原理有一个概括的阐述。

《不可言说的言说》收入了一系列文章和布道辞，成于我另外两本书问世之后：《位格的上帝》(1969)和《上帝》(1971)，二者皆针对作为基督教乃至最终作为一切宗教之中心的上帝问题。我本人与这些文选一道盘桓在上帝问题之路上，同时按一定的方向大大扩展了这个题目的神学视域。其中一个方向就显示在现在的书名上：《不可言说的言说》(原为第四章的标题)。我旨在强调基督教——但不仅是基督教——的否定神学的古老准则。言说上帝，言说那位神圣者，这本不可能，总之不能像言说世间的人与物一样。这一点是根本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上帝理解中的位格主义——我曾以上述著作(1969, 1971)捍卫它，这一立场也完全规定了本

书的视界。

我有这样的看法：有必要在上帝理解中区别位格主义与神人同形同性论；我们应当避免神人同形同性论，否则就会忽视不可说的上帝的奥秘；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坚持位格主义，因为它是理解上帝的奥秘之根本，对于我们，上帝的奥秘永远不会是我们的精神的对象，恰恰相反，它环绕甚至内在限定着我们的精神。我有这样的经验：在亚洲的宗教思想家看来，基督教常常忽略神人同形同性论与位格主义之间的区别。因此，当我们言说位格的上帝时，佛教或印度教的某些代表有时责备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对上帝的思考太人格化，对上帝的客观化太“实在”，上帝的观念太神人同一。事实并非如此，尽管不得不承认，基督教的某些圈子言说上帝的方式证实了上述责备。基督教信息的普遍性可能因此而蒙受损失。因为此信息蕴含万有：它愿意指向任何人、任何文化和任何宗教。所以，必须在神学中反对这种倾向：基要主义的^①基督教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言说方式。正因为如此，我所提到的否定神学的原则非常重要，尤其在我们的时代。在这方面，中世纪末的神学思想家 N·库萨的尼古拉(N. Cusanus)对我们大有帮助：一个属于世界基督教的人物，基督教历史上最博学的大师之一。

在本书中，我尤其致力于思考位格—超位格的上帝理解的人类学的影响。如果上帝不仅是超验的“对立者”(das transzendente “Gegenüber”)，而且是全然环绕并支承着我们有限的精神的奥秘，那么，这个奥秘也会对我们理解人、对我们人的生命实践产生影响。

对人的反思是今天所有文化的共同任务。然而追本溯

源，反思人同时意味着反思上帝。我对上帝问题的粗浅思考现在有机会与中国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其原因盖出于此。

H·奥特

1989年7月7日于巴塞尔

注 释

- ① 美国的一个神学流派，严格信仰《圣经》，抵制现代自然科学和对《圣经》的批评。——译者注

前言与导论

思是一条路。M·海德格尔(M. Heidegger)首先一再明确地强调这一点，既以坚定的表达，也通过他自己的思的范例。谁致力于思考那些没有简便“答案”的问题，谁就不难在自己身上证实思的这种路的特征。这种思不是随意地或偶尔有序地考虑个别问题，而是呈现出“有机”发展的某种连贯性。思立足于它的各个实事，举步前行，一直走向深处，却达不到终点。这种思知道它始终在途中。思总是有预感地、反省地超前定出一个目标或下一个中途目标。但思尚未识得它的目标。倘若撇开思的预感，思并不知道自己途程的终点何在。这种未知源于思根本是一种问。对我之所知，我不必再问。反之，如果我识得大致的方向，如果我知道我的航向，我才可以问。思之时，我们同样未曾占有一种可以量度进展的客观标准。但是我们清楚我们在前行，依据我们的命题及我们自己的“思路”的内在法则。

思的这一特征恰好也适用于神学。神学从经验中形成。它是我们与上帝的话的交往经验之总汇。因此就本质而言，神学是历史的，就是说：神学根本不可能完善为一个终止的体系、圆满的答案和固定的教义。神学尚在途中，因为新的历史处境、新的经验和疑问视域、新的对话者期待着有人回

答，至少有人接受询问。在神学中，在神学的每条“思路”上，自然也都有着各自的推进。

以下各章论及现代人对上帝的问，它们勾勒出一段路途，即在上帝问题之路上的各个阶段，它们正是我在大约七年的历程中所经历过的。构成出发点的是我论及这个问题的两本书：《位格的上帝》(1969)和《上帝》(1971)。对我而言，当时谈论的东西在后来的各个进程里始终仍是前提，即关于位格主义“有神论”的更高层次和更大差异问题，旨在从人的存在的渊藪来理解人的存在。然而，问的方向在此期间有所改变：人现在理当更为清晰地进入视点。人将变成什么，他如何进入基本事实之光的显现中？即他如何 Coram Deo(面对上帝)而存在。对人而言，那种意味着被上帝不断触动和陪伴的东西能够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与生命感中以某种方式显示出来吗？上帝在人近旁，上帝之国的来临为期不远，能否由此得出解答命运攸关的社会政治和世界—社会的问题的提示？作为本世纪最末四分之一时代的同代人，我们发现自己正面临着上述问题。

这些问题不时以各个方面困扰我达数年之久——甚至在布道中。所以，我把在此期间的几次布道作为章节或附篇纳入本书。这不仅是为了形象生动；在这些布道中也有部分新的陈述，这些陈述可以而且必须按宣道方式在神学上加以展开，故本书交替运用宣道语言和神学分析语言，我在第二章提倡这种交替运用的方法。诚然，照此方式我还做得不够。譬如，第四章就普通祈祷的布道或第七章就精神的内在作用的布道便各自独立，没有就这些专门陈述从神学—论证上加以展开。另外，这些布道有意被原样保留下来，以朴素的日

常语言的形式，连带布道结束时惯有的祈祷——我们的布道总得以祈祷告终，因为我们对上帝的坚信已经达到这种程度：我们根本不能再说什么，只能在“跃出我们自身”时置身于将自己托付给上帝的孩童语言中。

此书各章大多曾作为演讲辞在其他地方发表过，这次收入本书作了修订。它们在书中自然没有依照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我将它们以一种从认识论问题到伦理学的结论的序列编排起来。当然，并非一切都已贯通为一个完美无缺的整体。读者将会发现发展的痕迹，如从第五章的观点到第六章的观点。不过时间上较早的篇章仍是各部分的基础，如以第五章不可支配的东西的“创造性空穴”（“schöpferische Hohlräume”）为基础，我补充了新的观点（即第六章中以基督学为基础的一神论）。

在已经走完由这里汇总的各个阶段铺成的道路之后，德语神学界又有两部关于上帝问题的力作问世：E·云格尔(E. Jüngel)：《上帝是世界的奥秘：在有神论与无神论的论战中确立十字架受难者的神学》(1977)，H·昆(H. Küng)：《上帝存在吗？对近代以来的上帝问题的回答》(1978)。这两位图宾根同事的著作各成一体，相去甚远：昆以辩护士般的信仰证人身份从各个方面寻求并实施与抵制西方历史上《圣经》的上帝信仰的“反选择权”(Gegen-Optionen)相抗衡，云格尔则基本上遵循一个唯一的沉重念头，坚持不懈地思考，即“上帝与虚无的差异本身乃由上帝所致”(第304页)，上帝可以“在与转瞬性的同一中被思及”(第210页)。对我而言，不再可能在这里汇总的各个阶段的篇章范围之内与这两部重要作品及这两条重要思路对话，但我希望将来能够践行这一

重要任务。对话的触发点已经足够。例如，与E·云格尔可以寻求关于奥秘和关于上帝的可说性的神学概念的对话。与H·昆的讨论则将针对他关于作为上帝信仰的前形态的“基本信赖”的宏篇，或许应当澄清这种基本信赖（其中，“虚无主义实际上已被克服”，第528页）怎样在人的生命（不仅是基督徒的生命！）的日常经验和抉择中具体化，怎样在此事实上（可以被“信仰的眼睛”所识别——奥古斯丁）指向三位一体和已经成人的上帝。

许多步骤尚付阙如。沸扬于整个世界的关于上帝问题的神学讨论或可说宗教讨论绝对没有随“后有神论神学”的式微而被超逾！在我看来，上帝问题的意义首先在于，从对上帝的真实的思考中极有可能接近日常的真实和日常的真实经验。我们必须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普通的寻常的人，与寻常的人打交道，并意识到上帝的奥秘显现于寻常之中——显现于我在本书中论及的“初始经验”之中。

由于此刻思被标识为正在途中，以下各章被标识为途中各站，读者终将产生这样的疑问：往后有什么步骤。就我目前的立足点而言，我的看法如下：

在疾步向上帝问题这一基础趋近的运动中，始终作为基础确立的整个人的图景——一幅解释学的人的图景——必须更明确地在细节上加以展开：人本质上是一种理解的生物。他的每一个别行动（也）是理解的行动——哪里有“理解”，哪里就有误解、阻塞、尚未理解。因此：任何其他人类学的追问方向都必须扎根于作为基础人类学的解释学之中！

在这种向上帝问题推进的运动中，福音伦理学、和解伦理学以及对话伦理学的个别方面最终也必须加以展开，基督

教的上帝信仰对这些伦理学有迫切要求，本书至多只在最一般的起点上论及这些伦理学。

最后，现时代提出的——亦是神学提出的一个无法回避的要求是，基督信仰与世界宗教的对话。教会世界理事会以《共同对话》(1977)为题举行的研讨会以充足的理由强调，这种对话具有世界性的政治意义。例如，C·马伊(C. Mai)的决议文献声称，“在这个人类谋求生存和解放的世界范围的竞争时代，宗教应该作出重大贡献，这种贡献只能在交互对话中来确定。基督徒有义务在耶稣基督赐予我们的和解与希望的精神中促进这种对话。”如果基督神学认识到并接受这里赋予它的使命，它就会为这一巨大的生命所必需的历史变革充当先锋。这种主动性肯定也与当今人类的上帝问题密切相关。上帝虽然不是通过“历史强权”而是通过他借耶稣基督说出的话与我们相遇，但是他与我们相遇肯定不是在历史之外。历史的苦痛乃是“时代的标志”，这促使我们倾听并译解上帝的话。无视历史的上帝信仰大概始终是小宗派主义的心态特征。

为了在我们的时代完成这个使命自然需要一种新的风格，一种“对话神学”(或许与“辩证神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立)。发展对话方法恐怕是今天的基础神学的紧迫任务。对话神学是这样一种神学，它主要不是提出反观点的观点，也不是要采纳一种在一切立场之上的立场，而是反问一种立场背后的经验，反问意义—要求。让我们自己受对话者的经验的启迪，然后找出可能的共同点——这就是未来的对话神学的风格。

H·奥特

1978年7月3日于巴塞尔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1
中文版序	3
前言与导论	6
一、我们时代的上帝问题	1
二、见证与反思	7
神学的“现象学”方法	9
布道与系统分析的协调	14
三、上帝围漫着我们的灵魂	18
约伯的上帝	20
四、对不可说的言说	30
(A) 象征作为对不可说的言说	31
1. 维特根斯坦与不可说的问题	31
2. “初始经验”与“初始真实”	32
3. 象征概念的涵义	33
4. 作为临界经验的象征语言	36
5. 象征的“参与”问题	38
6. 象征的多样性与不可说的多样性	39
7. 诗说什么?	40
8. 什么是不可说的?	43